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序

西郭先生序黃時敘詩文曰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共爭不朽此固萬萬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嗚呼傷矣夫士不幸無所見於功名僅僅以文字鳴固已可哀乃併此而埋沒於荒野蔓草中歷二百餘年而無人爲之表襮造物忌才無乃太甚然精神之所寄譬諸寶玉韞藏於地自有不忍泯泯者在故吾謂不能者而可能不必者而可必如西郭

先生之詩文是也西郭爲管邨先生之子管邨遭史案
幾死西郭奔走求救幸得脫難其後見父書必哭見母
所種樹值花開必哭人稱爲萬孝子而困心橫慮之餘
默坐萬卷樓頭感憤激越又復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寄
懷吟嘯所謂以黃河華嶽諸名勝發洩仁人孝子之思
先生有焉若第目爲郊寒島瘦中人豈知先生者哉余
得先生文鈔凡四十三篇雜著五篇於童柘叟校以伏
附室藏勉力堂煙嶼樓本付諸梓俾不至如電光石火
閃爍而無覩當亦先生所深快者也是爲序後學張壽

錦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鄞縣志傳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父言以修明史出令五河罷官

論死全祖望撰墓志急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贖例言之

故人裒金五千以與承勳言得贖免死承勳年少胥吏

欺之侵蝕其半未之上也言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

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全祖望撰陳年墓志無以爲計將自承

匿金罪幸代父死其友陳坊奮然挾之行望門求援崑

山徐乾學素重言爲代輸其半諸父友復醵金輸其半

錢志○秦國朝詩鈔小傳作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爲完帑項微異

事得寢走馬中原

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喜墮牀
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母且泣且笑曰兒卽
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俄雙親俱逝詩鈔
小傳承勳見父

遺書必哭母所種樹值花時必哭里中稱爲萬孝子雍

正五年舉賢良方正入京錢志奉特旨授磁州知府小傳以

慈惠稱或不得已而用刑每對之流涕蔣傳治事三年大

吏奏課以最入覲上將用爲方面承勳固辭乃命之同

任墓志值河隄潰水浸淫及城下日登城督民操畚鍤從

事竟以勞瘁感疾暴卒

蔣傳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目錄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偕鄭性謝緒章公奠李太母文

乙酉

書先正時文讀本後

丙戌

六月二日鎮海館中自責記

丙戌

送董周池之京師序

丙戌

送陳山學之漳浦序

丙戌

祭戎午庭先生文

丙戌

餘姚黃時敘文詩文序

己丑

王刻公先生墓誌銘

癸巳

祠堂三遷始末

乙未

恭壽堂藏書記

丙申

澧州彭淳東先生山海吟序

丙申

李東門續刻四明四友詩序

丙申

送地師鄭明遲序

丁酉

千之集自序

丁酉

餘姚黃證孫詩序

戊戌

答山陽戴曉夫書

己亥

寄李澄百郡丞書

己亥

送郡掌教褚先生遷清河令赴京序

己亥

哭新昌熊又寧文

己亥

哭親家傅迥千文

己亥

慈谿鄭氏塋中示諸子

庚子

先府君墓誌

庚子

寄俞良一書

辛丑

山陽戴母傳

辛丑

戴黼章七十壽序

辛丑

山陰王公儒先生詩序

再壬寅

長洲何石鼎詩序

再壬寅

寄浦江司訓曾梅廳書

再壬寅

都丞趙公詩序

再壬寅

高安朱太母八十壽文

雍正癸卯

錢塘符幼魯詩序

甲辰

答前都丞趙公元度書

乙巳

常山王司訓八十壽序

丙午

御製朋黨論擬跋

丁未

勅修兩浙鹽法志進呈擬序 丁未

賀中丞李公晉總督序 丁未

族叔直亭先生湖山客草序 丁未

祭親家張述庭文 丁未

謝荀庭秋霽軒詩序 戊申

二思堂跋 戊申

陳行六近體詩序 戊申

李孟兼一樂軒序 戊申

雜著

貓獻康熙戊辰

宋宮師爵銘癸巳

潔硯銘癸巳

西郭子飲則癸巳

西郭二戒甲午

平之草堂編年文鈔

清鄧縣萬承勳開遠撰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嗚呼不孝方不欲爲人何惜此區區之詩然不忍沒吾母之教也康熙己未父入京預修明史家徒壁立母遵王父命辛苦延師督兼嚴父戊辰王父就養父五河縣治撃不孝母子行父見十歲兒今搖筆爲文入勞母母曰兒尙能詩然爾時不孝實不知詩也辛未父遭白簡鍛鍊成獄三四年中母命行乞海內釀金告贖當是時

父困繩縛母疲橐餧隻影躑躅悲號淚盡而詩出矣至
甲戌父母生還覆巢完卵艱不得食辛巳復嚴追贖緩
秋風落日中牀上別父竈下別母踉蹌出門而詩境愈
慘至京師囊時仗義如東海徐大司寇者零落殆盡思
自投西安獄入關父門生李耀州再力救之得脫走馬
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歸時小除夜半大呼叩門而
入父驚喜墮牀下母聞從者異鄉音恐捕者偕來也手
摸索帳後不得出痛既定出行篋所有誦之母前母且
泣且笑曰兒卽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奈吾母以十

日九病之軀前後熬煎湯火中間喪我王父兼殤我一
妹兩男二女疾病死亡靡歲不有昨方幸萬死一生生
男復天父得風患母聞不孝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
寒對西山積雪長旬歎爲不祥甫及春而母歿歿無一
語嗚呼今棄不孝十閱月矣痛念吾母精神命脈全在
不孝一身不孝無寸長半生荼苦其精神命脈全在冰
雪一集儻是詩不存則吾母二十餘年以前教不孝讀
書識字一片苦心如電光石火無跡可尋矣不孝其忍
乎哉爰就總帳下自序而錄之集名冰雪者夜寒甚硯

約園刊本
冰出視之戶外雪滿遂以名焉

周非熊曰蒼涼淒斷一字一句皆有血淚開遠詩另
闢蹊徑卽此自序亦從來詩人所未有

金壑門曰如寫家書有一句說一句入情入理自成
宇宙至文蓬萊可清淺此文不可磨滅

偕鄭性謝緒章公奠李太母文

康熙乙酉

嗚呼太母以副使公愛女爲儀部公冢婦爲果堂先生
令妻爲寅伯壽母人之弗如者多矣何爲逮其歿而寅
伯哭之過哀性輩且爲寅伯哀之不已也性輩三人與

寅伯交惟章爲最晚性與勳幼隨家大人後謁果堂先生卽命入閣拜見太母子太母生長閱閱兩家全盛之勢不及兒而東邨砌里鹿車對挽情景歷歷可指迨先生下世見寅伯奉養太母深居簡出一切家政不以煩及老懷三十年蔗境實較前爲更逸年來性齧與寅伯爲詩各就其所居戲爲東西南北四友不時倡和往來輒起居太母嘗見太母負暄坐窗下寅伯跪抱太母膝爲孩童啼笑狀太母摩其項以爲樂一日寅伯分饌臧獲持送失序寅伯斥之還首上太母而後已勳偶貽一